

富阳散记

袁炳发



大地锦缎 徐群 摄

这样完好的流传下来,真是一个万幸的事情,精美的厅堂、古塔、古桥、牌楼、庙宇诉说着从前的时光;以现代视角重审,更有特别的意味。

印象深刻的是富阳竹纸技艺。令人惊叹的72道工序,让我在某些时刻陷入沉思。我们队伍中有人也尝试了一番,所谓古法,当是心血浇筑而成,这72道工序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,熟练掌握需要数年,而一次制纸竟然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。这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制造,真是天地之差。自带悲悯情怀的我们,惊叹之余,也会展开想象,精湛的技艺,还有艰辛的生活,必定锤炼出坚韧的品格,毫无例外地,也会通过岁月这把高超的刀,镌刻在富阳人的DNA中,这是多么赞的品格呀。这样想,再看富阳现代化的城区、美丽的山水,一切都是顺理成章。有这样的历

史,才有如今的富阳。

三

富阳是郁达夫的故乡。

一介书生却有着铮铮铁骨的刚毅和爱国情怀:

1921年,日本一个政界的大人物,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演讲。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“清国”,言语中还有讽刺的味道。当时郁达夫用流利的日语进行了驳斥。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,夏衍称赞郁达夫:“我佩服他的勇气,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。”

1938年,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,在船上他写下了《岁朝新语》,坚信“中国决不会亡,抗战到底,一定胜利”。到达新加坡后,他又写下了《估敌》一文,坚信“最后胜利,当然是我们的,必成必胜的信

买肉记

许承

想,家猪在山上溜达时遇见野猪,彼此会不会交流世界观与方法论呢。

雪后天晴,大大小小的山头像朵朵盛开的雪莲,分外迷人。据说当年侵华日军开到村口,四顾深山老林,望而却步,村人神奇逃过一劫。

事先联系的养猪户,当天准备杀六头猪。我们到的时候,第一头猪已卖完,杀猪佬正在给第二头猪刮毛。不远处,一头大黑猪趴在铁笼里,瑟瑟发抖,疑是惊吓过度。我于心不忍,立刻蹲下,把手伸进铁笼,来回轻抚猪背,希望它能好受些。记得奶奶杀鸡前,总要唱一句“小鸡小鸡你莫怪,你是养家一碗菜”。

养猪户老两口六十岁左右,有两个儿子,三个孙子。大儿住城里,陪读。小儿在部队,小儿媳带两个孩子跟公公婆婆住一起。老徐告诉我,这家原是贫困户,因为老汉曾被毒蛇咬伤,腿有残疾。但他走起路来,跛得并不明显,就像他的家境,看不出贫困的旧迹。只是

堂屋墙上,还留有过去张贴的扶贫结对信息。

除了小儿,一家人都聚齐了。里里外外热气腾腾。小儿媳的娘家妈也来帮厨,像能干的阿庆嫂,婆婆反而成了打下手的。屋外,大儿称重;舅舅(婆婆的弟弟)拿着练习簿负责记账,小儿媳统一收款,时不时把手机画面切换到收款码;公公在一旁见机行事,大事也插不上手,只是反复声明:“养猪场的猪几个月就出栏,我家这猪吃五谷杂粮,养了一年呢。”仿佛他把猪养肥了,其它事也就与他无关。快开饭时,大儿媳才露面,连忙主动到厨房接活,上碗筷酒菜。几个孙子跑进跑出,只关心积雪、冰溜与零食。

第三头猪是才从山上拖拽下来的,叫声响遏行云,似古地秦腔。看杀猪佬慢条斯理地解剖,大致便能了解一头猪是否“胸中有丘壑”。这种拥有野猪般自由,又不愁温饱的家猪,体格健壮,肥瘦适中。肉价要比

念,我们决不会动摇”。

1944年1月,因华侨汉奸告密,郁达夫的身份暴露,最终被日本宪兵在1945年战败后秘密杀害了,时年49岁。

郁达夫,这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,给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和鲜明的个人印记。他的牺牲之壮烈也只有英雄这个词汇可以相配。了解郁达夫生平的人,相信内心除了悲伤和敬仰,一定还有愤怒。

四

行走在富阳区大源镇蒋家村,参观“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”时,富阳区作家协会主席方格子向我介绍:这是国内首个以“红色报刊”为专题的展馆,它不仅是展馆也是研学基地,馆展的红色报刊均由收藏家谢华捐赠,藏品种类达300余类,数量达21350册(份)。

看到三个展柜陈列的纸色泛黄的报刊,我便情不自禁对来自黑龙江的作家谢华投去敬佩的目光。

红色展馆建筑总面积2000平方米,展出从清末至今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红色报刊。展馆中有极为珍贵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珍品报刊,如《新青年》《湘江评论》《每周评论》《新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潮》《上海伙友》《消息》《中国文化》《中国青年》等。

参观完展馆,我和谢华聊了几句,问他为什么对红色报刊收藏这么痴迷?

谢华回答: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对红色革命事情有独钟,长大后,又读了一些小说,如《青春之歌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,通过阅读,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党伟大。出于对党和国家的感恩,我开始研究和收藏红色报刊,想要更多的人知道,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。

听完谢华的话,我的敬佩不再是用目光,而且是从心里,并且多了一份敬重。

菜市贵一倍。我算算,买了六百多块钱的,准备拿一部分给父母。老徐的妻子不断电话遥控指挥,除了沉甸甸的猪肉,他又买了两只土鸡,说是给儿子媳妇年后打包带走。经不住老徐唆使,我也买了一只鸡。有个外地口音的包工头,包揽了两头猪的肋条肉。杀猪佬遵其要求,以每刀十斤分割。东家老汉特别给这位大客户的肉一一系上红绳。

人多,中午的杀猪饭,坐的坐,站的站。主打菜红烧肉、杀猪汤,皆用脸盆盛装,眨眼见底。中国有两碗著名的红烧肉,一碗在韶山冲,一碗在黄州。宋冲这碗肉,无名无分,却让我见识了一头猪的不屈。

杀猪佬吃饱喝足,终于打开铁笼。断头台前,那只貌似惊吓而发抖的猪,四条大汉都摁不住。被捅一刀后,猪一脚踢飞接猪血的盆……



我住在杭州富春江边上的临江花园度假酒店。

推开窗子,就是声名远扬的富春江。面对烟波浩渺的富春江,我情不自禁地“嚯”了一声,这才知道,有些情形无言无字才是最真实的表达。

富春江的美是传统的,也是现代的。说她传统,是因为我们的审美的历程有一条既成的思路,那就是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的思路,所以,站在窗前,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在窗前立定、游走,富春江便在动与静中悄然变化,这不能不让我想象,当年黄公望或许就曾站在这里并看在眼里,江南独特的风貌一秒便从画卷变成眼前真实的实物,再由眼前真实的山水演变成悠然的画卷。这着实是一个奇妙的感觉,我算是走过一些神奇的地方的,但这种感受也还是第一次。

说她现代,是因为历史的进程就是那样气势磅礴地向前推进,富春江已经流入21世纪,流进朝气蓬勃的现代化的富阳。她保持着古典的优雅,又焕发着新时代的活力。这些都深深吸引我。

二

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大背景下,我因公务来到富阳,踩着亚运会的节奏来看富阳,富阳就更有了一种别样的风情:现代、多元,并蒸蒸日上。但当我沉浸式访问龙门古镇的时候,又似乎在操练穿越,现代背景越来越远,最终成为留白,人也处在似梦非梦之中。这是非常迷人的感觉。

龙门古镇是三国孙权的故里。令人惊奇的是,这里是孙氏后代的聚居地,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孙氏后代。走在孙家“一亩三分地”上,想象自己或许行走与停留当中正好踩上了孙权的脚印,不觉莞尔一笑。时空交错,但故事流传,历史以叙事的方式留在时间河流之中。龙门古镇能

夫君嘴刁,吃猪肉只认黑猪。县城菜市的猪肉案皆习惯性在猪皮上留一小撮黑毛以证黑白。拿化了妆的白猪冒充黑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同事老徐邀我去山里农家买黑猪肉,顺便吃杀猪饭,一拍即合。

目标宋冲。这个村落以一种石片瓦古民居而小有名气,被外界誉有宋画之美,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关猪肉的细节。

大约六七年前吧,陪省里一个摄制组到宋冲村拍专题片,中餐就近安排在村食堂。一桌子家常菜,都是好菜。可惜头晚我与同学多饮了几杯,失了胃口。倒是最后上桌的山芋和腊肉唤醒了我麻木的味蕾。柴火锅,大锅饭,腊肉与山芋是放在饭头上一锅蒸熟的,喷香。犹记得青花瓷碟中,腊肉片交错码放得像一座圆锥形小山,片片厚薄均匀,肥瘦相间,肥得透亮,瘦得红润,香而不腻。待筷子侵入“小山”,呀,里面竟还埋伏着干竹笋、干紫藤花呢。无竹令人俗,无肉令人瘦,此可谓不俗也不瘦。村支书不无得意地说,我们村的猪都是在山上跑着长大的,市场上是买不到的。

此言不虚。宋冲三面靠山,猪不上山也没地去呀。皖南之山多野猪,野猪的生命力是出了名的顽强。我